



劉文成公全集卷六

景陵後學鍾惺評輯

仁和後學燕如鳳較訂

序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投其藥

劉文成公全集卷六

肇端橫絕
真兇起鴉
涿之勢

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庶家人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爲安而

又以良將
兩形恰好
對証

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
視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
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
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
垂亡。而却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為賢。今以仲謙
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有不期而昭合
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
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
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
序。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五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
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
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
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
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
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

七曜運于
上萬形成
于下母子
相感顯微
相應名理
鑿鑿不磨
精神粹極
透快

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
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
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
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
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
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
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
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三

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
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碓煦溫風動
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
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
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
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
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

以辨難作
舉齊三段
俱見骨文

枯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
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
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懜懜惘
惘。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
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
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
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
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
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四

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
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
聖人惡居下而誦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
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誦乎。曰。吁。是何言哉。
詩三百篇。惟頌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
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
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
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
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誦上之

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僂。亂世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五

昔有論畫者曰：踏花歸去馬蹄香，諸好備具而畫香甚難，真所謂善畫香者。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於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草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槩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銜。

而自定矣。別峯上人爲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爲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頻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爲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然民所以餞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栝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不爲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

揚眉吐氣
激昂青雲
豪家甚偉

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
章君之桑梓里也。徃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
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
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
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
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
以。爲。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
者王司空溫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
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効者哉。吾見勳
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七

三卅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括者也。括故多良醫。而伯
光爲能世其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
其藥。蓋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
惑也宜矣。徃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事不克
應所請。今至括。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
農肇嘗草木。蚩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
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爲君臣佐

謹記謀食
防微過差
名言可垂

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爲經書。雖
疑答問。以闡神用。醫之爲教。不亦大彰明矣乎。
岐伯旣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
思邈之流。莫不能簸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
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
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歟
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
與時殊。昔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
日彰。今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八

三六六

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
地將病。稜祥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
至。其幾乃萌。防微過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
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
爲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
躋其言。因序而繼以詩。

岐跼不出世。人病莫能治。伊周不出世。國病莫
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
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出。中有求與芝。服食煉精

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九

三廿六

今年復會于栝。而獲觀山甫所爲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塲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皇之於鷄雀鼯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霜而蓄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繩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

極低揚之
致讀之覺
指風火雨
寒窓燈火
如筆

本樂記起
得陡然

鳥得和且
樂與鳥得
不和且樂
緊相呼應
前後極開
守之妙

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爲仙。今山甫年愈加。而志
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
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
甫爲法焉。嗚呼。發于詩。其不將乎。而予
項伯高詩序。其對。贊。劉。雖。五。而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
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
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
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十

三三三

時讀社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
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
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
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
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
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
所恠者。不異夏虫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
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
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

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
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
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
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
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
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
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
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
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
人心之出入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
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不飄搖汗漫。而無所
不之矣。故以博奕爲賢乎已。厥旨微哉。呂君周
臣。由吏員累。日月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
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
皆意足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
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

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篋門陋巷。爲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盖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爲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以有子無
登作骨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十二

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璵。字仲珩。皆克家。盖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半。齒落什三四。

左手頑不掉。耳聾足蹠蹕不能趨。而先生鬢須黝黑。唇齒朱貝。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示。

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嬴僮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五里。惟次子璲偕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璲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劉文成公全集卷六

十三

事命璲暫還故里。而在朝羣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璲。望其卽還。則璲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无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也。璲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續承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靈

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于郊。爲子佇立。有鳴

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載吹我裳。維桐之

華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維水東流。

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維日西馳。載

昏載朝。維水東流。以洙以潮。芄芃者麥。維其

黃矣。心之思矣。維其長矣。贈子以詩。酌子以

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賜歸金華觀省序 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

樂之大。豈不以為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

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

劉文成公全集卷六 十四

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及其父

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

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羣

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

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啻啻乎為老婦之

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為父母者。亦孰無

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千百

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

為人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為何如哉。是

孫敬之喜
源以為親

將父母考

于隱情淋

瀉痛發字

字根側至

典慕馳光

長懷流水

不覺慨然

泣下矣

故。華。孳。汲。汲。不。遑。自。已。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
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爲。而。可。哉。金。華。黃。生。以。
明。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
十。有。二。是。歲。

上。閱。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
廩。之。國。學。使。習。聞。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
之。職。俾。勿。壞。以。殖。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
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命。纂。修。實。錄。生。以。
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侍。讀。齊。
劉。文。成。公。全。集。卷。六。十五

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基。
與。生。俱。浙。東。人。故。翰。林。羣。大夫。士。賦。詩。送。其。行。
而。屬。其。序。於。基。夫。生。曷。啻。於。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充。其。身。又。
際。盛。代。事。

聖。主。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闥。此。人。人。之。所。瞻。
望。而。不。敢。覲。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爲。樂。不。亦。大。
哉。基。旣。爲。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冀。
其。服。膺。乎。不。愧。不。忤。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

握不作記
柯等天然

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

潛陽回地底。暗泉發枯蓼。澤雉確鳴鷺。乳雞鳴
喙喙。游子畏祁寒。掩關坐如齋。濕薪燔無焰。四
壁生涼颼。青鐙翳其光。月華照階苔。及此送歸
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繾綣。俛仰空徘徊。學古
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
皇恩重丘山。有願俾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清
漪淪。堂上綵衣舞。堂前緩草春。羽觴澄芳醴。鶴
髮映丹脣。服膺移忠訓。布武追古人。修名著青
簡。山岳同嶙峋。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十六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
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
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廢。豈苟然哉。
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
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
形爲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
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

上下數千
年誦文聖
如指掌

又以理爲
主而氣以
據之真千
古論文定
差至於一
代否泰實
指出斯文
盛衰所係
上溯唐虞
下迄昭代
無不以國
祚起以文
之理氣結
精神無倫

德而聞道者也。而况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目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筇笻。通天桂館泰山梁甫之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十七

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徃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

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

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于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蓋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豈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廣。與宋而盡有元之。

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子學錄遷翰林編修以其所爲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游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爲之敘。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十九

英雄自命
謂卓然不
凡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爲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強。必戴質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爲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二年。計餘月無所用。卽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

韞條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爲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爲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去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爲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絕耶？今旣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

先世洵是
有心人

患不得其所。射于處于曾崖而藏。葭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爲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子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旣涅槃。西方。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爲蠶。佛之法且大壞。佛遂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二十一

化其身爲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咋羣鬼。食飲其肉血。鬼乃大惕。請命。願改過爲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咒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舊聞人言。佛以慈悲爲道。能開閻曹。拔死苦。轉惡爲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嘉有橫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槩過挺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

有脩齋誦

經達官自

有持刀擗

敵禪子天

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忘滅
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
氏納款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敬
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爲瑞巖寺長老。瑞巖
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
之昏者。不知佛之有身。而惑爲佛法者之不當
究武事。故爲道大穢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大憂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栝之明年。威行惠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二十二

敷。姦暴日鑠。其夏五月禾黍旣藝。天乃不雨。民
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麗山之祠。得雨未沛。
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雨。明日
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睨
予時奉省檄在栝。目覩其事。因喜而爲詩以歌。
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哀而集之。又俾
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栝甚大。而於此見公之
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耻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爲已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爲歌詩流而爲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

劉文成全集

卷八

二十三

沉埋抑挫
發而爲言
歷歷接引
文情斐然

遂志忘言
從無入道
及

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况於委質爲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括寇因爲詩相往來凡有所感

愚愛之情
鑑于言外

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化君子之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爲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與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爲靈棋。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二十四

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
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
道盡於此
矣

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上爲君。中爲臣。下爲民。四以一爲少陽。三爲太陽。二爲少陰。四爲老陰。少陽與少陰爲耦。而太陽與太陰爲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旃。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

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曠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爲申其意而爲之言。若夫以爲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六

二十五

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羣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頃皆相望。碑版之鏤。照耀乎

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

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寒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

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大畧。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

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尚可拂
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
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
詩居其一云。

劉文成公全集卷六終

劉文成公全集卷六

二十七

精哉其一二。而抄冠於篇。而并繫先生詩處。

毋矣。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

綱之。而請而不賦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對

春。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尚可拂

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况能保於其子孫。故願制產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爲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婣之人。咸知所學。大則脩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爲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廼築于其居之側以爲堂。中設孔子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二

三十一

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旣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

禮折多矣
如古木之
經霜

歷歷如數
家珍

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盡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三

三六

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豐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勿失。我則以之脩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已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

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于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于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曷哉！以時無徒，廖廖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人友梅軒記

臯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四

三十一

叠用六七
彼字跌蕩
可音

求其友，必于人焉可也。梅，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為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旣恠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為徒也。彼固以斯世為不足乎已，而隱以為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

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棗柔，牘于滄，賣于寄，累于

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為損者，

以茲感歎

舊遊更

時事無

可求

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舟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舟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污。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以感之。直諒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惟矣。隱者聞之。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題其名。記之者。括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五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旣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又以賈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卽安于土中。謹築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願卒記之。惟古建國。民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以

州隸杭。面水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直
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
弗求。惟田惟棄。教子弟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踰
踰。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乃者乃
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皞洋洋。游葛天而
涿陶唐。有子克承。旣妥厥靈。以固乃藏。繼斯述
斯。有躋勿顛。以對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
室伊何。玄楹聖墻。象設有嚴。訶禁不詳。伐石鐫
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實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
故宋嘉定中有姓陳氏名迥者。廬于溪上。好清
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爲浮屠。名其廬曰福嚴。
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旣平之明年。始
賜院額。旣而迥與春俱卒。卒後皓爲僧。同都綱。
領教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買民田廣其院。皇
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爲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
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闢城而皓卒。皓

從宋嘉定
至至元丙
戌歷記其
勤而以自
迫師至行
數語收何
等斯哉

有弟子三人曰崇實崇志崇行。實繼皓卒。崇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壬午。構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鍾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漏。圃。澗。無不備具。於是船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月。映。朗。朗。如。也。奕。奕。如。也。蓋。自。迥。師。至。行。積。勤。纍。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七

三十一

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臥病江游。介以遠弗達。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欲易也。將勒石命褚奩書之。奩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力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卽來。猶確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輕。至有僞爲之者。而

師之求必于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志愈固。使余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括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良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人

三十一

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有元憲副吳君爲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副之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爲矯。心甚不以爲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爲之。又何可病而譏之哉。人命之脩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已。人心

大似永叔
春秋論

人聲字起
舞

說至此真
是破千古
疑城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九

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
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
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
矯也是無益。巧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爲之矣。
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
而不爲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爲不義動。夫
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
皆蠱于物者也。有一焉。其守不固。而物得以
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決非矯以沽名者也。惟
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示人。使人知
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
濁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
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真足以啓愚而立懦。其
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
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承習爲
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
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
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

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讐故凡有祿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爲記

遊雲門記

論山水甚
確會稽諸
勝宛然在
目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潛懷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巒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十

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于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谷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

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

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
每惟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
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
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
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况
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
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
而不能皆。譬之于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
子取其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
生取其信。務光卞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
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
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
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
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
爲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
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

如讀小石
城山記秦
皇酒甕故
宋廢陵快
語令人神
往

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

南行二里，爲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名曰

石傘之峯。其東爲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

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沂流三里至昌源，有故

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有山狀如

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爲

赤董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

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下。曰平水市，卽唐元微

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羣小水至此

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

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爲甚

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爲機上人祖。故上

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

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

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

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躡首。春水澗，舟不

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

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

坐中無物
不清涼別
是人開闢
世界

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爲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爲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臥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予獨至靈峯。尋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卽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地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十三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楮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爲四小池。東至山麓。潞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溪。又東北入于湖。其

可以觸煩
杌醒起人
心情讀之
神骨俱冷

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鬣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春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

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旣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峯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峯狗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

識此意方
許領覺諸
勝

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
禪師講經之所也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
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劔之者
雲峯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
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
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
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
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
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敘清遠之義予笑
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日
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
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
所謂遠者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
不應旣而躍然曰命之矣

雲峯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夏日未午巴夫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
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
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

須知造物
有深意

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
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
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
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
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
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
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
爲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

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十六

三十四

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
山木禾鶯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
露。人言天下各山水。多爲浮屠所佔。豈虛語哉。
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磴。少憩道側。雲復自
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憩。
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
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
始云。

亦奇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若。字季蘅。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溪。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羸。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沂谿入谿。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球。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有

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旣化爲仙。有木凡亦化爲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羣山爲最高。其前山曰鷺鼻之峯。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鷺鼻。大海在鷺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鷺鼻北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爲陽明之山。是爲禹穴。其下維湖。予旣至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

其有美水。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以雨露雷
形風以谷
木形松讀
之覺清音

蒲耳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風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飆蟲。雖附之不能為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濤而柔。其聲洵以歷。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為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離奇而龍嵒。瀟灑而扶疎。鬚鬚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謬。逍遙大空。與造化游。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雞之峯有三松焉。不

妙已得
之矣

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
灑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
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舟上人爲閣其下，而名
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
而忘歸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
冬不酷寒。觀於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
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徜徉。無外物以汨其
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潁水而以爲
高，登首陽而以爲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
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
而書此以爲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十九

自此已妙

松風閣在金雞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
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
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
態。蓋閣後之峯。獨高于羣峯。而松又在峰頂。仰
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
龍鳳翔舞。離襪蛇。蜿蜒轆轤。徘徊影落。巖瓦間。金

耳目所未聞
聞私私

老僧不聞
不見無覺

景物困入
成勝筆起
曰有待于
人後曰師
寓人也章
况宜玩

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為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
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
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
可鳴狀聽之者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
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去塵為明心之本凡耳目
之人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
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
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劉文成公全集卷七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
地不改作也必由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
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顯于唐乃與右軍
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真有待於
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
靈峯有土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
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
以相其南偏作樓馬出羣室之上憑之而觀山
峙者蒼然俯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

水流山峙
景範迷離

柳亭一段
更有前折

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
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
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爲○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
爲○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
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爲○色○故○
命○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爲○之○記○師○今○世○之○高○人○
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
亭○有○美○竹○可○爲○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
鳳○凰○驚○蟄○龍○真○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
焉○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二十一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曰友
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

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
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
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
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

典重如誥

讀之孝勇
之念油然而
生

台之臨海人也。舊爲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爲食。朝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資。爲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二十三

文行爲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爲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爲詩以

歌詠之。於是栝蒼劉基旣敘其事。復爲之言曰。

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

上文勢俱
順至此以
逆起成文
便生勸

欲昏之也。世教旣衰，彝倫攸斁。於是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如賈子之云者，安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愛於無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不見容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以婚嫁，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俱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子孫孫
佛替引之
君子謂之
善頌善辭

其位不得流其教于國，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爲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爲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爲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盪盪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密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滄然

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
人情物理
如是

白衣蒼狗
不足喻其
好

應上章法
絕佳

而晦冥。晝然而震。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
駭之。洩洩瀟瀟。清涼炎熱。容容汨汨。沛爲膏澤。
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
棲于木。或起或伏。揚糞摧葉。靡漫巖谷。或隆或
窪。或舒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上
騰爲縠。燿乎成光。蔚乎爲章。合散五色。變化無
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旣類於人矣。則人之好
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峯。命其室曰白
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
雲爲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
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
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
洋洋漠漠。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
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
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
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
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
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

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無不對矣。又而於此。

怡愉山堂記

怡愉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

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葬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為

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左廻右環。眾木扶疎。脩篁夾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芄芄離離。遙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

景色令人
應接不暇
真樂哉斯
丘也

劉文成公全集卷七

長。渠舟楫通焉。漚以清池。石泉洩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汎濫藻荇。憩之沉沉。泳之熙熙。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朗。上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綠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入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

文生于情
足以感人
而動物

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

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漉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之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爲無益而有助矣

興善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二十六

與善留舍于其棣萼之軒明目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

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于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鬪鬪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日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

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最哉。則其去其知而樂其德。當與古人同。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有石。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爲小池。有魚六七十。而

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

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二十八

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馳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繒罔如雲。鮫人蚤夫。鼓楫生風。獮獮鷺鷥。成羣利觜。長轂沒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鯢鮪登于庖廚。鱖鱓殪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曷

綠壁紅霞

宅丹砂石

小村人間

幾甲子河

裏一黃昏

耐樹扶泉

堪舒嘯

此意

若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蠍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爲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爲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

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爲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鳧露雞之臠。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爲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

豈就顯顯
非孝也養
也故又以
愛身進之

尊仁安義
可謂用勞
博施備物
可謂不墮
一筆寫出

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顧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痒疾疢。如已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爲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爲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

劉文成公全集

卷七

三十

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脩愚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劉文成公全集卷八

景陵後學鍾

惺評輯

仁和後學燕如鳳校訂

記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爲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棋枰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密密。藩籬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一

心勞日拙
心逸日休
發人深省

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爲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爲多。西蜀銅山不爲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爲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爲尊。大車駟馬不爲榮。萬鍾五鼎不爲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爲奢。歌舞靡曼不爲淫。弋獵馳騁不爲荒。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爲

悟得酸醜

知足常足
使我浩浩
使我落落

文極變幻

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
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
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
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
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
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
足則息倦則臥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
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
不眺佳冶之容口不譚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一一

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
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
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
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爲之主也
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爲人
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爲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
故蘭取其芳蕙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污而不

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欵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

立節貴乎
得中與學
問純粹語
而快論意
益令人擊
節起舞

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本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聚。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癭。腫爲膠。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

夢如饑餓
獨出奇矯

無前後則
歷歷敘事
不作一斷
不作一結
可謂壁立
萬仞

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瞶液瘦腫膠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司使宋公政績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四

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爲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

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舉以爲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搆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榜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爲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日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舶石康。還至靜江。中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卽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爲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爲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爲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爲奏官幣。

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
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
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
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讐。奉
命莫敢忤。公奮白。庶使眾兒只班。公收所獻田
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
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庶使獨署之。以達于御
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政大怒。奏
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爲意。會內御史臺
劉文成公全集卷八

六

此段爭口
撫之宜

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
其誑。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
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
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咨言。廣西岑世雄
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謀知將以二月十
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叅政馬
來忽刺歹之姪也。與叅議王某同主亢其請。集
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
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卽前曰。某嘗爲

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衛武昌。廣西
爲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忝與討事。列
固當爲竭愚言。矧丞相有命。某敢不言。廣西蠻
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茵毒瘴癘。不
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讐殺。不可以禮義訓。
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徃征之。
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
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戶。黃聖許。祿州知州。
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

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
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
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廣西。庶訪。僉事。與屯
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卽
命與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三十餘年。不
聞有變也。今日諜知將以三月十九日襲邕州。
今已六月。而邊報不至。非虛言乎。微功生事。非
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答剌
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

務爲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無地利也。今之爲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奧屯忽都魯爲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卽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爲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爲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

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懽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爲省掾。自叅議閱舊案寢不除。脫懽由是大恨。公爲御史時。

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害公會。脫懽復爲南臺大夫。其黨和尙爲庶訪使。將之官。囑之曰。宋總

此段清破
冒之弊

管吾讐也。必爲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爲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爲容匿不舉。歲冒破米二萬五千石。鈔二萬餘錠。公至。擿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多怨慍。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直其弟。至是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九

和尚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贓。弗肯。命羣卒拘繫之。榜箠鍛鍊。俾爲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平。卽悶絕。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爲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爲式。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例出持服。久之。御史爲辨其冤。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轉運鹽使。召爲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省臣。矯制除官。發府兵多所誣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治連三百餘

此段持訟
獄之平

此厚靖江
淮之寇

此段仍以
浙西經歷
時理究辦
枉收可謂
標草灰蛇

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
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
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復大忤用
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
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
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
淮間遊民羣衆販鹽。因而劫商旅爲盜。公至督
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鞠問盡得其黨與。會有風
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
劉文成公全集卷八
十
起爲淮東廉訪副使。至卽爲審案。悉出其囚。按
鹽司枉勘。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
時年七十矣。公爲浙西經歷時。嘗出遇卒率一
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
農民。姓名爲楊信。方家居力農。忽有卒云。自浙
東來。以強賊見捕。逐受執。不知其由。公呼卒出。
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
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
與楊信爭田。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

其僧于海南公爲紹興有惠愛于民嘉禾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母焉。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爲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爲後進式。往年陳萬戶逐鹽賊被殺海上。其賊卽公所督捕而淮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爲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壽萱堂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十一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比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比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懼。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

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十二

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浚○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明倫二字
是記中關
錄前後照
應最遠交
之雄渾所
不必言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爲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

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元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行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

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爲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爲私。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百載。承平旣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爲郡縣者。徃徃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

諸暨州卽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修久墮瓦剝
落梁木蠹腐且墜且壓侯大以爲憂亟謀新之
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
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
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
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
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
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
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蓋邃

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爲之一新經
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
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旣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蕃
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爲盜庸
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
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
旣明則爲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爲不義

以○自○累○爲○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
債○國○事○益○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
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爲○
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爲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
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遊。有爲
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
之山自秦堊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

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
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
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
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爲入山太深。
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
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爲
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
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
氏墓庵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

上言本寺
之勝下言
眺覽之奇

佳勝歷歷
令人應接
不暇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十六

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
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
寺屬其弟子景暉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
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
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
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闕庖潤圍漏靡不備具本
石瓦甃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
若改作而游觀之勝亦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
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靈峰其徒偕玄旨來

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眺于羣山悠然而懷
想焉其西則爲秦望鸞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
自頌之所也其南爲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
其東爲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
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候神曰禹穴則夏后
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
前峰沒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
烟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
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汚濁矣又何必深

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爲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峰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爲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旣善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爲之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十七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蘭闈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覲車馬之塵。不深其戶。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瑣相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

真箇人
語

出處

出處殊途
所志則一
極

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傳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詭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十八

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斟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

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宜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

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戢。予旣從父老請叙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嘗盜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故羣盜皆與亨爲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酋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卽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爲無罪。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

情致委折
森秀

使亨不逢
公使亨不
幸屬他人
抑揚盡致
真堪嗟淚

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旣而公察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鹽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來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典。旣又發補我勞，亨實不共以戚公，其敢自藏慝。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爲公爲祠樹石，以昭云于人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亨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粵自草竊構亂，朝野多故，紀綱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獵。使亨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爲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涖茲邦，決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今亨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亨不幸，屬他人，雖領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矧又獲爲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

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斥。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子於亨之請。輒不辭而爲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括者。旣別有碑。不重著也。因不悉更序。以誌國末。若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動。而寓感恩於其中焉。山川阻修。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

至。或歷年而一過。是故足以興人之感恩。而在而懷威在。而憚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瘳民瘼。執糾墨。以繩天下之曲。操不順道理者。故錄因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動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粵自盜起。

以來憲府缺官分巡不及處州且累歲今年秋
憲副張公始來決壅䟽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
以植軌山藪之惠迪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
知畏懷寇盜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
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爲之文惟公以
通濟之才筮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
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
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昉建
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
七年冬十月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二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
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
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
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
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背而善苦故植物中之
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
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杖葶藶苦參鉤天

箇中求人
不能識受
不欲紫茄
得過方許

之草。地黃。游冬。歲芑之菜。楮櫟草。斗之實。栝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禳茶亦甚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滌滌。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班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宏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三

和盤托出

啖其草木之莢。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捐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梁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茶。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飮肥之腸。不可以實。疏。

膏梁醉蓼

埋沒性靈

正須鏡告

喚醒

糲籍柔覆温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
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
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
降○太○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其○耳○利
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
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
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
曰○苦○齋○作○苦○齋○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四

清齋記

室○以○齊○名○取○其○潔○也○齊○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
惟○潔○也○而○後○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絕○俗○以○潔○爲
其○道○故○翦○鬚○薙○髮○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疏
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趺○坐○面○壁○收
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鐘○暮○鼓○梵○音○海○潮○所
以○潔○其○耳○也○焚○檀○炳○沉○氤○氲○桂○薰○所○以○潔○其○鼻
也○幽○溟○閭○默○惟○寂○惟○冥○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旣
洽○百○魔○不○生○潔○不○污○而○后○天○下○之○清○生○焉○天○台

讀之必覺
俱清令人
神往

朱伯賢爲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室
曰清齋。環以羣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
屢游而玩心者。其爲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
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爲之清焉。
丹葩發鮮。綠陰永晝。涼飈撤暑。銀漢掛戶。而節
物爲之清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猿鳥不呼。松
栢帖妥。而巖壑爲之清焉。遙望西湖如大圓鏡。
翠。巖。垂。映。波。瀾。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
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至。于。今。使。人。思。不
能忘。請爲文以記之。予惟乾坤睚刺以來。人世
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徹克如夢寐。
幸而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
見。則所謂清齋者。尚或得而游也。年月日記。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五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
又烏有所謂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
環翠水。繚以赤城。玉樓十二。其傳非一。惜乎吾
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神仙以

爲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狀者也。夫造化之神妙。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一也。物能化。人奚爲不能化。故雀化爲蛤。鼠化爲鴛。麥化爲蛾。蟹化爲蟬。蠋化爲蝶。魚與蛇化爲龍。吳之桑。晉之石。楚之枯木。冥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爲人。或忽然而人言焉。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變化也。審矣。何獨於最靈之人而疑之哉。緡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微之山。是爲

栢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竒幽邃。旣栢之間。無與爲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嘗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卽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蓋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章先生羽化之後。葬其冠舄之所也。今道士梁惟適及其弟子王有。大每至其所。必裴回興感。嗟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享祀。而以神仙

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爲輿。風雨爲駕。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鑿二子之誠心而爲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爲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宇安宅。基祖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字處謙。皆括蒼人。歌曰。

山華兮春菲。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寥兮使我心悲。櫛爲梁兮楸爲柱。白石承楹兮青蘿爲宇。攀桂枝兮延佇。高玄無梯兮淚零如雨。瑤壁兮丹崖。鶴晨鳴兮猿夜哀。抱悅恨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七

兮猗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烟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豁豁兮笙竽盈耳。松篁憂摩兮毛髮直豎。采瓊英兮琅玕將以遺兮。飛鸞盼睂兮蠻兮杳冥。吟環珮兮毫端。逍遙兮夷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奠神君兮暫留。

大勇齊記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時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燭之。而行弗逮者。無勇也。弗能釋

氣勢如駿
馬走坡急
不得駐

乎中庸而冥行焉者鮮有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而駕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爲達德苟不周於仁知昧乎不辨其是非茫乎不計其公私惟其情之所徇而果行焉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知其違乎仁既違乎仁不得謂之知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八

遂則爲專諸聶政不遂則爲荆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盜豈不害哉故德之蔽惟勇爲多故六言之中曰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之達德而聖人有時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勇爲大卞莊子之刺虎也伺其闖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槩以加諸人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禮樂則卞莊子之勇亦未得爲無蔽擇

勇之難也。如是哉。廬陵張生名其室曰大勇。大勇之云。蓋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宣王之問。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蓋當是時。周德衰矣。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國九有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爲。勇之時義。豈不大哉。然非所以爲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二十九

人之徒之勇而已。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爲而非教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曾子之學務在成已。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慚與千萬人之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不怙恃其直。而以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雅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

筆端汪洋
自念可喜

尋龍討穴
才見一宅
容氣都無
用處

應上酸字

取境幽異
文亦多致

曾子也。及其語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如之何。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人人之所難。而顏子躍然任之。君子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劉文成公全集 卷八

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勇。蓋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顏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為勇也。庶幾乎無蔽矣。於是乎言。

獨冷先生傳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柔木。有泉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款其廬。問其姓名。曰。志之。

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
出先生寢夢遊乎蒼莽之鄉。覲玉帝于璿臺。帝
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漿。四顧無
人。淒風滿空。星月埃垓。於是愀然而思。悠然而
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寥沕漻兮逝將安
歸。又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爲乎踽踽涼
涼。覺而異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
曰。井天飛吝其願。獲于南垂。爇而焚而沃其鮮
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
而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暘之所由
生也。如爇如焚。可勿沃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
爲風。泉以冽之。風以清之。鮮可知矣。利貞者秋
冬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踽踽涼
涼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
獨冷先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
之系。曾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劉文成公全集卷九

景陵後學鍾惺評輯

和後學燕如鳳較訂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

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

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

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

劉文成公全集卷九

條而扶搖
刻畫神似

如雷雨如
鼠如稿葉
如敗軍如
鷹隼之脫

民莫不伸眉引項。若稿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
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
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
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
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
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
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
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
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衆人異。

王事靡盬
每懷靡及
此簡書也
前後俱借
客形主誦
之棠陰宛
然在目

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廷歷而所平反者八
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
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
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
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橫
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
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
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舍，詎去則轉以相告，無
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民，嗚呼！輿圖廣矣，不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

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
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爲鬪，殺激而爲盜賊，鬻
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
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

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
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
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

禍福致人
一篇之綱

屬之以大
不孝

屬之以重
物輕人

屬之以舍
母獄人之
母此段更
令說者心
服惑者解
願

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
自起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
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
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
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
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群咻之若
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
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
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
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
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
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
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
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
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
故見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
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
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

關之以以
精破法養
罪于天

四字禁詞
不費而意
足

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姬姬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四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爲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

本中庸釋
卷之三
說得精微
實名理之
鑿鑿

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鄰。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距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爲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五

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銜外以爲觀也。今之揭於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於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

八幅耳轉
折多必論
論極快不
一轉更緊

子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
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
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
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爲
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
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
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
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
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六

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
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善書爲善堂卷後

夫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爲善。
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
爲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干。建業城南。又奉母
航海。至于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
者。將以廣爲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爲之
記。文獻之士爲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

垂世立教
之言闢邪
閑正與昌
黎原道書
並垂不朽

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懣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縷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爲玉而寶之。革櫃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爲知玉也。故不免爲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七

周公之道。載在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戢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怪。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

覺世發心
和盤托出
真可謂盡
言和正

道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爲善孰爲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爲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爲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八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畝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爲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爲敘其意予

追數至越
光景婉婉

折折無暇
紆廻

歸到詩上
作結極淡
遠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九

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故怨而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于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聵。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手盜。惟越爲無事。

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子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澳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彌柯事甚
誕此不言
異誕而誕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
彥勒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
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
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
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
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
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
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廸段杌木廟曹操像文後

杌木
者象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收之
說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
法誅既死之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
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
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母。卒盜
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污其宮。而潛焉。
人紀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
伐賊之師爲入寇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
旨戾乎。夷陵之禍。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

論墨者記
一快申屠

此墨尤快
看功名教

矣矣

日月通選
壯心激烈

歸文嗟悼
鳥能已
為蘭亭重
開生面

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
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
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況於身親為之者哉。言
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
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
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

劉文成公全集卷九

十一

萬之語。可以知其入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
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
悲夫。

說

天說上而取為其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為善者不必福。為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為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為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

此段言氣有邪正而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人因有禍福快論從無人發

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為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為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

下言天正氣而邪亦為不靈復故善不

終窮而盡
亦子孫選
受其報
以修身
命結之孝
標辨命論
無此精核

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螻蚋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

劉文叔公全集

卷九

十三

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妖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
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
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
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
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
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
之氣見也抑拘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
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

氣病人病
入病俱是
實理實事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十四

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濛
星妖暈背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
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天札
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摺中天之病氣而
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
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
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
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
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汨聖

評文共欣
贊

因病字照
由醫字力
字音文快
理關發無

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詩書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鈞吻爲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十五

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鳩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

辨山倒海
筆勢甚銳

是眉山得
意文字

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

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

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

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

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

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

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

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

爲人臣而不恕。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

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

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股膏刮骨。擅威作福

殘害正直。而道于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

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

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

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

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

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

陰陽消息
極真

說極奇怪
事如極平
常只是理
真

極而逆。逆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礲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十七

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旣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離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皇帝皆身爲之。

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

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實親爲之。豈以是爲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於耕。教之者有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堯舜之憂不在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於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爲舟車網罟。弧矢柝臼之器。載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爲之。而况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柝臼而已哉。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又能窺見
源本故整
筆俱有至
理

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皇○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爲○日○月○爲○星○爲○雲○爲○雨○爲○雪○爲○霜○爲○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形○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爲○山○融○而○爲○川○生○而○爲○草○爲○木○爲○石○爲○玉○爲○金○銀○銅○鐵○爲○五○穀○莫○非○地○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盡○聖○而○不○知○其○爲○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杯○曰○海○也○人○皆○知○其○不

須眉芥子
豈直全身
能得極狀

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可乎哉。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效。故志之者可以存其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爲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脈。其爲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爾公招輯海寇。其爲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十九

師子圖說

後。狃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菜窩說

并序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

文體數十
字而婉轉
關生令人
低徊無盡

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翠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旣夷旣壤。俯壕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藥塲。是蓋比如束鍼。鏃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虬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疏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

築陋室于其中。墾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蟻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殿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踰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股賑之腴。索爲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莫薺。秦杏周漆。柿桃柰。櫻。琬容瑛質。椅桐栝栢。堅縝有瑟。杉松莫檉。吐芳醇醖。木瓜楹棹。藟萸葛芴。叢蔓轆轤。彼孳此茁。或庸其才。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

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入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于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下克。人皆子嗤。子曷不懋。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一

饑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豐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蔬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

草木之滋
與禁衛蔬
澆良然

夏色芊綿
丘壑風流
新晴

吾言如盾
其思如雲
其言如
其思如

梓二鏃其萊蕪芟去奧蕨拔其蔕杜阜翳籜而
池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
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或耘或耔
疎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莢各隨其時羅之
離離搵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

如也貌憚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
盎然春温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
賤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
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二

坐於吾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
子賤曰公能悉識吾萊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
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漢乎其無思也今
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後吾生
則非一口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
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
韭以為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
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
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

豈恨天下
何事不可
做政因諫
蔽其中蔽
保耳妙絕

以○蒜○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
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
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
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茶○茶○毒○罹○于○中○而○
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
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
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斫○瘍○也○斫○微○則○
羸○其○行○故○植○之○以○萋○萋○者○饒○也○愈○病○必○以○藥○故○
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三

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
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
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
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
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
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
必○窮○故○植○之○以○芫○芫○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
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拳○拳○菁○菁○可○以○

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

歷指仕途
誦人無處
殺閃絕似
王元之待

滿院記

偶因博戲
飛神劍
却飲而第
一舉以此
投光景

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膏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萊膏。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三十四

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子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

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斃而不知
坐。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
醲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
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
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
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
而託于柑以諷耶。

焦漁子對

焦漁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五

其私。非賴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
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
幽冀之馬。不戕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瑤象之車
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
氣盈宇。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
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才之
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岩無版築之老
磻。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
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

之圖。顧守污甲。翳蒼山澤。沒齒何爲。頽肩汗體。
跋履崖谷。銛觚覃刺。鑽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貽
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鱗鱗瑣瑣。雜以蝦蚶。
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起。歌鐘聒天。先生
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
長不蔽足。徒懷荃而佩落。長蕪没于丘壑。甚無
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
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茗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
葭下之纖鱗。蔚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六

乘風遠逝。汎濫乎江湖之間。飽魚鱉而飫稻粱。
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罔而撤。隼毛羽焉。向
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
通時也。是以鸚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
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鵠以射
犀札。植菰蔣于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
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于深谷之頽肩。
憂讒畏讒。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試用有
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

言仕進
若漁樵之
樂逐一應
上亦復應
跡

別有天池
非人間

子寒饑。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
昏時鑒。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
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
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舉芳
蘭以爲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
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子。
子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
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荅鄭子亭問齒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七

極可極理
妙不可言

單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子。速酒
登肴。踐豆揚卮。載爵載呵。齟齬翰輟。有聲砉然。
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燦晝昏。顛倒室廬。衆賓
愕眙。懵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跼跳而前曰。予神
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
宅矣。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
子代予爲文。浩浩蕩蕩。噴雲披風。予憊弗能荅
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曰。子爲神乎。舍
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居。予弗子辭。相彼牧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二十八

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教予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瘖鏗腐樞摧闢何爲乎子名爲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予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蝮蝮蝮蝮蝮蝮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蝮蛟者也

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旣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蝮蛟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

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蹯豹貍

梅酢姜辛青蚨味醎桂蠹水蛆密啣蜂蜚滲液

腥涎蒼橘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砭剝女膚

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鶴蟲浸漬

攻刺索女于室縻潰女質拔其楞殼投之瓦礫

植以馳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

蘭馨乾肺弗噬腊肉弗嘗白蘊赤米藿汁泔淡

合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子依子不女虞胡弗

藏乃心以作惛淫用礪析女家以離予之輔車

考得妙

落想奇闊
合巧

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剝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螻
蚊聞言蒲服頓伏。陛首觸地。仰而噓天。啞啞而
言曰。微生罔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
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
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美
穆天子乎。天子驂赤騂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
爲御。西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年
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
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欲留所敬
待富貴章

實不來所
歡去自笑

自謂真度
無何

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鵠倉
氏之庭矣。是謂僨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爲
忠。不知者以爲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
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
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
之度。朝華迎霜。以爲冥靈。蟋蟀吟秋。以爲神龜。
外彊中乾。奄爲枯槁。而猶不覺爲我。聞孔子大
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
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憤

憤恇恇。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册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謗詭。徒何爲乎。玄華銜容。藻襍以夸。丹元冥迷。偷以爲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齧。塌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

劉文成公全集卷九

三十

○濟○大○肉○截○大○截○芹○藻○葑○菲○柔○脆○輒○美○餽○之○以○舌○
○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爲○哉○吾○今○遠○慕○
○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
○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
○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爲○戮○
○言○未○旣○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醮○之○書○其○言○以○自○

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

問者能有
幾多愁恰
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

昔人稱披
公嬉笑怒
罵皆成文
章于誠意
亦然

清暑蒸黓黓而爲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懌。筋嫩
肉緩。體倦志飢。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頽乎岸塌。
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
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淫淫。
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跡。吐之不出。下之
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
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于其寢。是夕
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凄風吹衣。陰氣肅穆。颯
颯。率率。恍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魘魘。啼啼。姨
姨。胎胎。歛歛。若滅而沒。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
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至靈維人。
遊魂爲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
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
自至。蹈穢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
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冥乎漠乎。非我族
類。胡爲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蛻
蛇而前。踞踞而却。睢肝。舔舐載躡。躡載躡。啾啾。啾。啾。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三十一

咄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于昧曠之野而長于
鬱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飢無
以爲食渴無以爲漿風雨颯灑無以爲居廬霜
雪凌冽無以爲衣裳恒暄暄以儼儼忱惛惛其
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憂爲陣當之者蒙蒙中
之者暈暈巫陽見而哀之爲我請于上帝上帝
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命巫陽賜我六窮之
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
公大人積德爲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

劉文成公全集

卷九

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
命不憂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赴赴武夫無所畏
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癩癩店店載柔載纖旖
旎沾粘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膩暗嗚涕
泗則不女忘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旣得女所順
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
爲依歸久矣未能得也聞管乘子之虛入子之

愁亦有同
志乎固曰
慧人祛此
厲鬼

廬歷相羣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履舒
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

斷送一生
惟有破際

萬事無過
每須齊手
何說投之

相○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遼○巡○却○立○曳○足○欲○逝○微
 風○人○耳○忽○聞○馨○欬○委○霍○呬○呻○嘆○緩○憊○帶○迫○而○視
 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顏
 乎○若○將○覆○之○墻○癘○乎○若○不○食○之○鵠○面○感○薰○瓠○膚
 凋○槁○木○憂○容○不○霽○瘴○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
 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
 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
 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
 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黜○然
 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齊○以○投○之○岑○峯
 先○生○汗○然○汗○出○如○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
 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體○也

劉文成公全集入卷九

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
 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
 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
 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黜○然
 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齊○以○投○之○岑○峯
 先○生○汗○然○汗○出○如○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
 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體○也

